

最後的手紙

花蓮特攻隊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等待是最深沈的折磨，卻也是最堅毅的執著；不管結果是如何，
只要努力過，就不會遺憾！

一一〇〇六年夏天，我參加了日本福岡「吉野村會」的最後一次聚會，一位井上里子女士跟我說：「聽說妳幫很多人找到親人，我很想知道就讀花蓮廳立花蓮港中學（今花蓮中學）的弟弟消息，他是第一批花中被選上送到沖繩的特攻隊，之後再也沒有訊息了。我們都知道機會不大，可是聽說他們在赴義前一晚會寫『最後の手紙』（最後的信），能找得到嗎？我的母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在等待弟弟的家書！」

尋找「最後の手紙」，是我到現在還無法代替日本移民和灣生完成的心願！

知道嗎？做這件事是多麼痛、多麼為難！當我必須告訴還在期盼、等待重逢的親人這個人其實早已不在的消息，其實我也很痛，因為我必須殘忍地告訴他們：「您的小孩已

隨著特攻隊戰機慷慨赴義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臺灣由於地理位置適當，而成為特攻隊的重要基地，在臺起落據點為：宜蘭機場、新竹機場、臺中機場和臺南機場等四處；其中以新竹機場的特攻戰機起降次數最為頻繁，其次是宜蘭機場。

花蓮到底有無神風特攻隊？根據日本中央大學圖書館的資料：二戰末期的飛行作戰都屬特攻隊，而花蓮是陸軍所屬日高特攻隊，而非神風特攻隊。但花蓮卻一直被認為有神風特攻隊的原因，是當時花蓮有多處作戰力極強的陸軍航空基地，曾經在美、日對峙時，讓美軍無法招架。過去被以為是神風特攻隊最後招待所的花蓮松園別館，其實是當時空軍花蓮港「兵事部」的辦公室。那裡視野佳，具有天然制高點優勢，可俯瞰美崙溪入海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可輕易掌控出入於南濱海面船隻及南機場起降航機，形成日軍在花蓮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

由於要尋找臺灣被選上神風特攻隊員「最後の手紙」，我特地到記錄最齊全的日本中央大學圖書館尋找相關資料。才知道，原來一開始神風特攻隊所徵召的人員多是日本東

京帝國大學、中央大學、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日本首屈一指的高材生，其中又以中央大學的學生最多；但因自殺式戰略在短短期間所殉難的隊員太過快速，最後只好連中學生也招募了。

根據花蓮中學老校友國田宏先生補述，當時全臺共有五所中學被選上，分別是：臺北市立臺北第一中學校（建中）、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臺中二中）、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臺南二中）、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雄中）、花蓮廳立花蓮港中學（花中），其中以建中、花中被徵召的人數最多。受徵召或考上特攻隊的，每一批約三十人次，被選上的特攻隊人員需住校一個月，每日到鯉魚潭受訓。

經過一個月的密集訓練後，連和家人辭別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出發。當日受全校師生高喊「萬歲」！由校長、老師為這三十名學生戴上光榮綵帶後，一起從花蓮中學步行到花蓮港神社，一路上不分種族的民眾夾道揮著日本國旗為他們歡送，到神社一起祭拜，一起喝御前酒*，然後再從花蓮港出發到沖繩進行二至三個月的飛行訓練，於駕機執勤的前一日寫下「最後の手紙」。

特攻隊當時所駕駛的是二手軍機，並無作戰能力，卻被要求「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可說是鐵包著人投身軍艦的鐵肉飛彈！

一九四六年在日人引揚前，第一批三十位花中學生均無人回來，相較於日本本土特攻

隊家屬收到孩子生前留下的「最後の手紙」，在臺日人到被遣送回日前依然沒有兒子的消息。不只是吉野村井上家一直等待孩子的消息，還有更多被引揚回日的移民、灣生直到生命耗盡的最後一刻，都還在等待從軍未歸的孩子所寫下的「最後の手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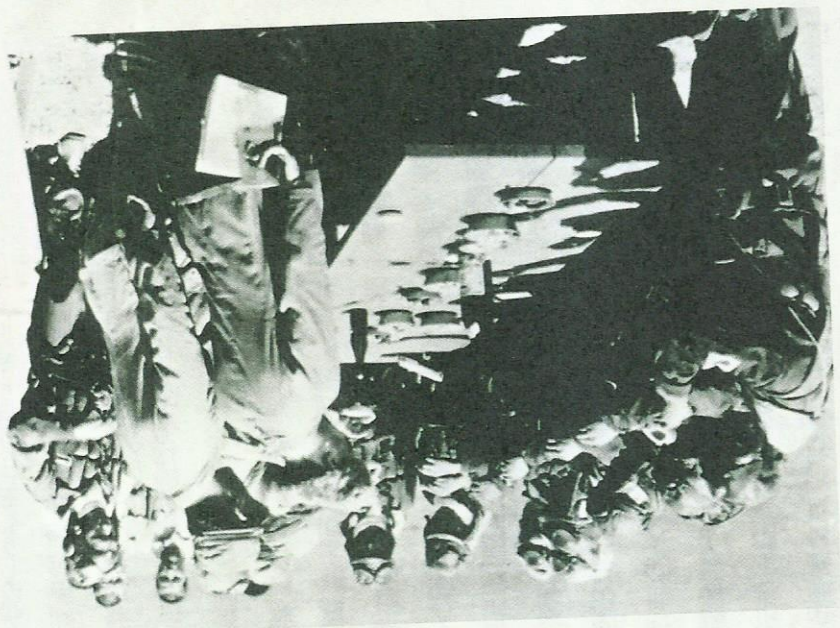
根據特攻隊員國田宏先生的回憶手稿：當時他們人在俄羅斯邊境等待出勤，那時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基地長官仍不願投降的詔令，竟然還要他們繼續作戰！所幸二位少校阻止了悲劇，當夜準備了便衣要他們換上。不過，包含國田宏在內的幾位氣血方剛的年輕人堅持要為國捐軀，卻硬是被二位少校趁著暗夜拿槍押著他們、隨軍車夜行了車站，準備進入朝鮮——他們認為只要到了朝鮮，那裡有移民村就安全了。二位少校囑咐他們要偽裝成中國人，千萬別出聲。經過一路顛簸和驚恐終於進入朝鮮，大家以為可以安定下來，用日語大喊：「終於到了朝鮮！」沒想到卻引來朝鮮軍人開槍圍剿。原來，日本移民村已被燒燬，韓國軍人見日人就殺！因此九個人跟著朝鮮移民和朝生偽裝成朝鮮人，等待船隻回到日本。

幾番死裡逃生回到日本，再由日本回到台灣，已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國田宏先生回到花蓮港家中時，父母親和妹妹直說：「這怎麼可能？這是鬼魂回來了嗎？是孩子的鬼魂回來了嗎？」

國田宏先生回答家人說：「國田家的兒子沒有戰死，是國田家的兒子回來了！」

◆神風特攻隊出發前喝御前酒。(圖片提供／田中實加，翻拍自神風特攻隊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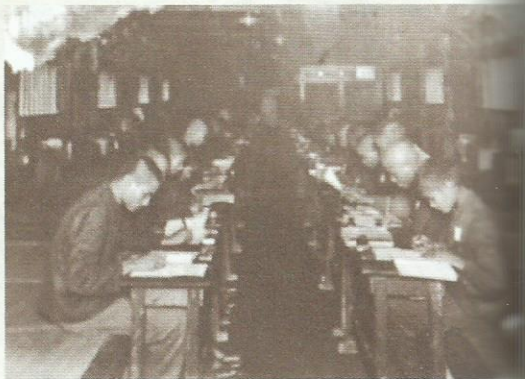


◆花蓮港中學校寄宿舍食堂。(圖片提供／花中圖書館)



這一位也是投考特攻隊的花中學生故事。二〇〇六年在「吉野村會」遇見的井上里子曾告訴我，不只是她的母親，在花蓮港市街也有一戶人家——「竹川」洗衣店人家，也在等待孩子的最後手紙。

「竹川」洗衣店，位在今花蓮市自由街和中正路口，日本人離開後該房子由臺灣日產公司*管理，之後由一位曾在竹川洗衣店做過學徒的——王文坡先生買下。二〇一四年，



◆ 神風特攻隊集體受訓。（圖片提供／田中實加，取自神風特攻隊紀念館）



◆ 花蓮港中學生到花蓮港神社祭拜。（圖片提供／圖書館）

日治時期花蓮知名仕紳馬有岳的孫女馬芬妹開車載我尋找過去的花蓮港，當我在車上告訴她特攻隊的故事時，沒想到她竟然告訴我，她的公公就是竹川洗衣店的學徒——王文坡。就這樣，這個感人的特攻隊故事前後花了八年才被連貫了起來……。

一九四五年某一日上午，幾位軍官帶來天皇御賜的一塊如拳頭大小的粉色小糕點來到花蓮港稻住通（今中正路）與稻住橋邊（今自由街）的竹川洗衣店，這時竹川夫婦已穿好和服站在門口，等待幾位軍官來到家裡宣布自己的獨生子光榮地被選上特攻隊一員。這明明是痛不欲生，卻必須忍住所有奔騰的情緒，面對唯一獨子即將死別的命運。

就讀花中的竹川家男孩與父母在用完最後一個早餐後，便到學校開始進行一個月的集訓，直到那日大家在街道歡送時，竹川夫婦才知道兒子就要被送至沖繩的消息，兩人立刻拋下手邊的工作一路狂奔到花蓮港神社去。這時，三十位第一批花中男孩已要離開神社，前往花蓮港碼頭，竹川夫婦一路尾隨追喊自己小孩的名字，可是距離太遠根本說不上話，他們三人只能在花蓮港碼頭外用力揮著手，用絕不哭泣的眼神互道珍重。

竹川家的兒子離開後，竹川洗衣店就再也沒開過門。竹川太太天天坐在門口等著兒子，竹川先生天天到軍部尋找消息，只要有人經過家門前，尤其是信差或軍人走過，竹川太太總會一直追問：「有信嗎？竹川家兒子寫的信……有信嗎？竹川家兒子寫的信……。」

一九四六年三月，竹川夫婦與其他日人一起引揚回到福岡，但竹川太太依然天天坐在門口等，見著郵差依然問著：「有信嗎？竹川家兒子寫的信……。」就這樣，竹川太太從黑髮等到白髮，從夫妻倆人等到剩下自己一個人，依然天天等待著……。

* 根據日本中央大學圖書資料以及國田宏先生口述，天皇賞賜「御前酒」只在二處賞賜，一是神社、另一是出發前。花蓮松園別館是日治時期高級軍官的「休憩所」與「招待所」，並非如傳言中是神風特攻隊出征時接受天皇賞賜「御前酒」以及「召妓」的地方。

* 「臺灣日產公司」是日本移民離開後，國民政府用來處理日本人在臺灣的不動產公司。當時日本移民灣生引揚回日前，日本軍部曾頒布命令：「所有日人在臺動產、不動產以及在銀行股票存款與貴重珠寶皆不可帶走，會給予領受書，日後可憑領受書至臺領回過去在臺資產。」可是臺灣日產公司卻在倉促變賣這些日人不動產後宣告結束，約一九六〇年後，日人漸漸可以再自由進出臺灣，拿著領受書尋找過去在臺資產時，國民政府卻告訴他們：「日產公司已結束，無法處理。」